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八十五回 御史廳戲弄老虎凳 慈寧宮初進丹鳳丸

話說濟公在徐振興糟坊吃酒，忽然心血一動，知道重建大成廟已經奏准，並發下國帑三萬兩，著金丞相之子金仁鼎監修。暗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你倒又想升官發財了，俺到末了，總對你把片賬算得乾乾淨淨，才得罷休呢。」想畢，便把酒碗擲下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誤了大事了！」連忙出門直向城內奔走。由北門進城到了城內，仍往前走，心裡打算跑至午門，仍同前次劉差官見罵一樣，由黃門官啟奏。那知此回不得能毀了。一者，前次尚未退朝，二者，前次是差官打扮，所以沒人查問。今日是個破花子和尚，這內城裡就容得他走嗎？正然進了內城，走了不上一箭之路，忽見前面來了一位：坐在馬上，頭帶烏紗雙翅帽，身穿大紅錦邊袍，腰繫玉帶，腳踏薄底快靴，年約三四十歲，又白又胖，窄額頭細長眼，幾撮黑鬚，生成一副曹氏傳家臉，騎了一匹青鬃馬。前面兩名勇役，拿著兩條烏龍鞭子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卻是私通外國張邦昌的姪兒，名叫張忠夷，現為巡街御史。其人奸毒異常，搭眼望見濟公，遂用馬鞭一指，叫聲：「眾人，將他拿下！」只見一名勇役，袖內掏出一條鐵鏈，向濟公頭上一套，說聲：「和尚，跟我走罷。」濟公正欲分割，忽然定神想道：俺何不讓他帶去替我送個信把皇上，順便叫這個奸賊認識認識，俺豈不甚美？想罷，便向勇役道：「你家御史亡了人不成，請俺和尚去念倒頭經嗎？」那人舉鞭就抽，不料不曾抽到濟公，鞭尾回頭一縮，反把自己臉上抽了一下。心裡一恨，便把鐵鏈拖了直走。濟公倒反發笑，沿路跑著，就把鐵鏈股子當著佛珠子，指頭掐住，嘴裡一句一句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走了數步，忽然說道：「俺要大便了。」勇役不睬，那知再拖也拖不動身，只得把他送到毛廁上，站在旁邊，候他解了大便，拖了再走。又走不上數步，忽然又說道：「俺要小解了。」只得又讓他解了小解。一路之間，大解小解，鬧了七八次，好容易帶到巡廳衙門。張御史下馬入內，過了半晌，張御史坐了大堂，吩咐將和尚帶上來。一見濟公衝衝怒罵道：「我看你這狗和尚，定然是梁山泊魯智深、武鬆一黨，過來做奸細的。從實招來，免得動刑！」濟公朝上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俺的賢胞姪，你弄錯了。俺不是梁山泊的奸細，俺是私通外國、賣國求榮的奸細。你要辦俺這個奸細，是辦不盡的。俺現今還生了些兒子、姪兒，無數的小奸細。你曉得俺這奸細，能為是很大的呢，大宋江山，被俺這奸細送掉一半了；大宋皇帝，被俺這奸細害死了兩位了。」張御史明知他句句說的他家叔父張邦昌，卻不好認這句話說，只得老羞成怒的罵道：「你這狗和尚，滿口的胡言亂語！你不招實供？」說聲：「替我把老虎凳抬過來！」

看官，這張忠夷自從做了巡城御史，他絕不打人的屁股，他作了兩樣刑罰：一名流星錘，專敲人的足拐；一名老虎凳。這凳上有刻成的兩隻人手模子，兩旁皆有繩眼，後面斜檻一木，如虎尾一般，將罪人坐在凳上，頭髮繞在虎尾上，兩手擺在模內，下面用絞關收緊人身。指連心，請問這等刑杖，利害是不利害？張御史因濟公開口嘲笑他的叔父，心裡恨極了，所以就用了老虎凳來坐他。濟公一看暗說道：這樣刑罰俺倒不曾見過呢，倒要讓他們弄給我看看。想罷，雙目一閉，如死人一般，聽些勇役把他搬上凳去，兩手落槽，單單濟公沒有頭髮，只得用條繩子，由頸項向虎尾上一繫，下面有兩人轉動絞關。但聽撲的一聲，繩頭皆斷。濟公站在旁邊，搓著手笑哈哈的說道：「好傢伙！」再朝凳上一看，只見絞的是兩塊碎石頭。張御史勃然大怒，罵聲：「妖僧，還了得！」忙取了印來，在濟公臉上蓋了一顆「巡城御史」的印，吩咐再絞。勇役另換了一張凳來，又把濟公坐上，下面又絞了幾絞，只聽撲撲兩聲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對流星錘，把兩隻木頭柄子絞斷了。濟公還是站在旁邊，說聲：「好利害傢伙廣張御史見了用印也是無用，心中想道：有了！吩咐來人說：「你代我到後面殺一隻烏雞，宰一隻黑狗，把血取來應用。」濟公聽說，復行又朝上說道：「俺的御史爺，你老也太費事了，有點狗肉把和尚下下酒就罷了，不必再殺雞了。」張御史被他說得把一副臉真真氣得青的間著紫的。忙催後面把雞狗血拿到，說聲：「代我把這妖僧由頭上澆下去。」濟公連忙用兩手抱住額光頭，說道：「這是不能的。這一澆，我的法子就作不起來了。俺們認點交情，變通辦理罷。俺家有個小婆子，他又不敬重正室，又不孝順公婆，待俺叫他來替替刑罰罷！」看官，濟公因何這樣說法呢？因張忠夷新討了一個小老婆，千嬌百媚，寵愛非常，公婆正室，他皆瞧著不起，所以濟公便想到他身上。

閒話休提。張御史見濟公兩手抱頭，以為他真有點畏懼，遂說道：「先把他上凳。」勇役又換了一張凳來，處處服侍停當，然後上面將血當頭一澆，下面關紐直絞，但聽見一種嬌嬌滴滴的聲音喚道：「老爺，不能絞了，奴家沒有命了！還看看枕邊之情罷。」張御史聽見聲音，好生奇異，再行一看，見凳上絞的是自己的小老婆。和尚站在旁邊，口口聲聲的說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」拍著手笑哈哈亂亂亂跳的。張御史到此地步，實屬無法可治，吩咐押下，候明日奏明聖上再辦，當即退堂。張御史退到內室，千方百計的招陪那小老婆，一面又請外科醫指，一宿不提。

次晨，張御史連忙上朝，著人把濟公押至午門候旨。鐘鳴數響，皇上開殿，張御史匍匐金階奏道：「臣昨日巡城，至內城中段，緝獲妖僧一名，凶狠異常，不畏刑具，已帶到午門外候旨察奪。」皇上聞奏，心裡暗想：莫非就是濟顛僧嗎？遂分付：「將該僧帶至當殿，候朕視問。」不上片刻，只見一個窮和尚，身穿一件破袖，頭帶一頂黃泥滴滴的僧帽，赤著兩腳，項間掛了一條鐵鏈。金丞相搭眼一看，暗說道：壞了！這回張忠夷闖下大禍了。只見濟公走至當殿，朝上合十頂禮說：「僧人濟顛僧見駕，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座上皇帝這一喜非同小可，連說道：「聖僧免禮，一旁賜座。」此時張忠夷跪在下面，聽說「濟顛僧」三字，就同半空中一個霹靂，把他打癡了一般。但見濟公一搖一擺的上了金殿，謝了恩在錦墩上坐下。聖上抬頭一看，問道：「聖僧這頭項裡掛的是何物件？」濟公道：「啟奏陛下，僧人因國太病重，看病要緊，俗云『救病如救火』，昨日已牌之前就進了皇城。那知被一位巡城二皇帝，著人就用這鏈子把僧人鎖去。當時過堂，僧人說是奉皇帝召來看病的。他說皇帝召你，我二皇帝不曾召你，你拿皇帝來壓我。你且去到外國問問去，宋朝還是皇帝尊貴，還是張邦昌家姓張的尊貴？」說著，把兩隻灰把手伸到御前說：「陛下請看。」皇帝但見每隻手上，有「皇帝」兩字，不解何故。問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濟公道：「這位二皇帝張御史，是真正利害呢！他見僧人口口聲聲尊重皇帝，他就把僧人手上寫了『皇帝』兩字，抬過一張老虎凳來，吩咐把僧人這隻手擺在凳上，將繩子對準『皇帝』中穿下，下面用絞關直絞，可憐僧人疼得直喊，他在堂上哈哈大笑道：『皇帝在你手上，就該叫你不疼，你看皇帝殺曾喊一個疼字嗎？』說罷，叫來人把僧人押下，直到此時來見陛下，願陛下作主。」

皇上聽畢，龍顏大怒。問道：「奸賊張忠夷安在？」張忠夷跪在丹墀，嚇得直抖，上下牙齒對打對打的說：「臣張、張、張忠夷在、在此，死、死、死、死、死罪！」說罷，不住的碰響頭。皇上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此時磕頭已遲了，你還把那種欺君侮聖的本領，當面把朕瞧瞧。」張忠夷又碰頭奏道：「臣實係不敢欺君侮聖，皆是聖俗的謊言。」皇上大怒道：「你還狡賴？難道聖僧手上寫的字，項上套的鐵鏈子，不是憑據嗎？」吩咐侍衛說：「代朕把張忠夷拖下，重打三鞭御棍！」兩旁答應，五下一換，真個打得皮開肉碎。打畢，又聽皇上說道：「巡街御史張忠夷著即行革職，交刑部照庶民欺君侮聖的罪過議處。」當即擬成絞罪。又是大成廟落成之後，濟公代他求恩。赦為庶民，此是後話。

當時皇上忙親手解去鐵鏈，對濟公道：「張忠夷已經辦罪，大成廟已經飭修。但是太后之病，日見沉重，朕心晝夜不安，就請聖僧入內一視罷！」龍袍一擺，大眾散朝。張忠夷自然待罪刑部了。皇上便同內侍臣帶同濟公，直奔慈寧宮而來。單言內宮一切宮娥嬪妃，聽說聖僧入內，一個個皆隔簾偷看，以為這位聖僧，必定頭戴昆盧帽，身穿千佛衣，足蹬鑲黃履，手持禪杖，如地藏王菩薩一樣。那知一到當面，不覺嚇了一跳。但見他一頂破帽，一件破衣，赤著兩隻腳，面上鍋灰樣子，還夾了些黃泥，覺得他身上有一種齷齪氣味，一陣陣的送到簾內來了。大眾吐吐噁噁的，連忙各散。

這且不提，卻說濟公隨著聖駕緩緩前行，不覺已至慈寧宮門口。當宮太監搶步入內啟奏。轉眼之間，聽說懿旨下：「宣皇兒同聖僧入見。」皇上入內請安，濟公頂禮高呼已畢，只聽內傳說道：「聖僧遠來，賜坐賞茶賜點。」早有三四個小太監，一個搬過

錦墩，在皇上下面，二個送上兩碗香茗，一個手持金鑲朱漆盤，內中盛了六個饅頭。濟公謝恩坐下，皇上道：「聖僧不必行禮，胡亂用點粗點罷！」濟公道：「謝聖恩。」說著就用那釘鈚的手，築了一隻饅頭，向嘴裡一送，連手又要來築第二隻。忽見裡面來一太監說道：「宣聖僧入內視病。」濟公一想：這個乾麵餅倒還好吃，俺如進去看病，多分被太監撤去，沒得到我吃了。心中一想：俺何不如此如此，因奏道：「太后貴恙，不必診視，僧人都知道了。陛下不信，聽僧人慢慢道來。」於是就由起病的時候，一直到此刻，什麼時候，何處癢，何處痛，均一一說出，連皇上都沒他記得清楚。又說道：「不是由前晚吃了一匙參粥，到今日連茶水都不進口嗎？」皇上道：「一些不錯，足見聖僧名不虛傳！然則當速求聖僧設法，須要能進飲食才好呢。人非草木，不食何能持久？」說著，眼睛裡便落下幾點淚來。濟公忙奏道：「陛下不必憂傷。」說著便向懷裡掏出一粒紅丸，指著說了無數的功用。未知所說何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